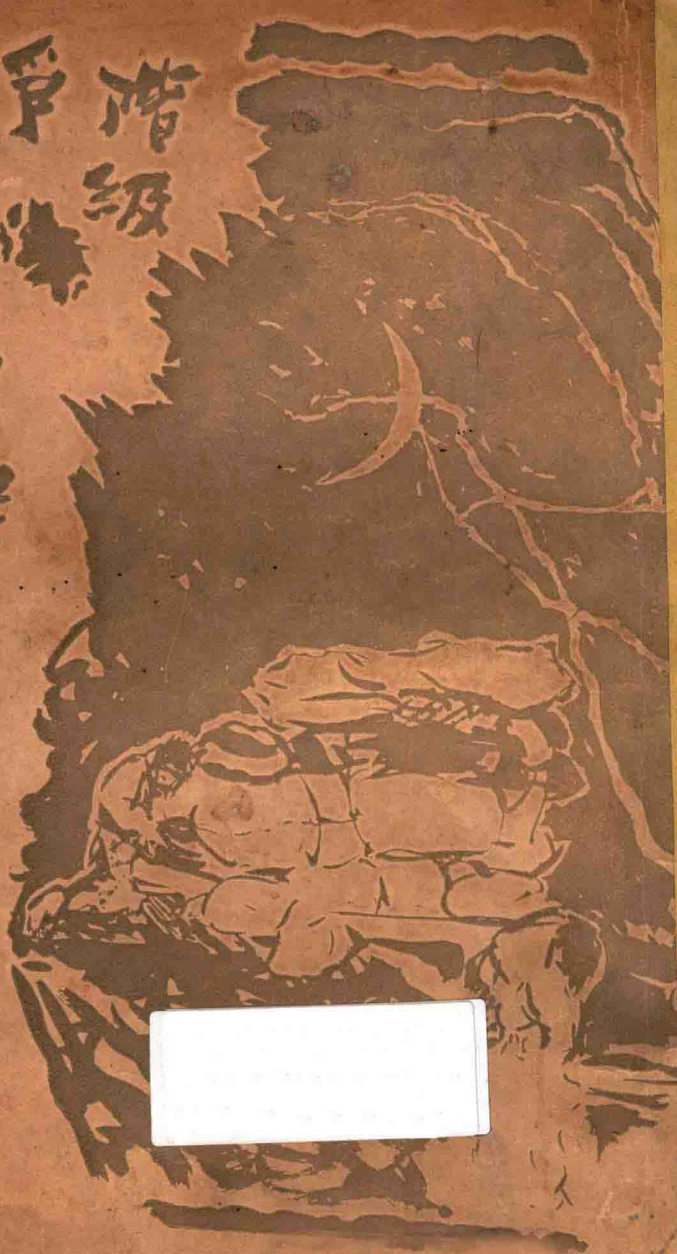


階級
鬥爭
的
原理



費覺天 著

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
北京

第一章 導言

在近代尤其是近年來，有一最有趣味之事，就是有一般心理學家，以研究禽獸心理之方法，研究人類心理。當初提議的，不過數人，聞風興起者，却不知多少。但若拿古人觀念，說『人爲萬物之靈』，說『人是政治動物』，就此種推崇人，認爲一切人之行動，全受理智所驅使之觀念，同今日把人當作禽獸之觀念，兩相比較，相去簡直不可以道里計。因爲對於人有此種新的認識，於是就有衝動論之社會哲學，說一切社會政治動作，都是一種衝動之表現。盡量擴張私產，榨取剩餘價值，乃人類佔有衝動之表現，日思月慮，用心於文學美術，乃人類創造衝動之表現，像那愛國狂熱，國際大戰，完全是一種愛羣衝動之表現。

此等理論未必全是，而其在處，就在人類行動，有許多全無意識，有許多雖似曾經理解，而其由理解所得之結論，非常可笑。比如說人是上帝所創造，說皇帝永遠不能去。『天無二日，民無二王』之議論，在當時該是如何天經地義，在今日又該如何可笑。天本來就只有一日麼？此太陽系之外，許猶有彼太陽系，猶有無數之太陽系，地球繞太陽轉動，太陽也許繞更大之天體轉動。民可以不要王，可以有多少王。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』。今日我們笑古人，安知將來之人又不笑我們。說今日我們有許多不成問題之事，却把他當作很大問題，有許多極易解決之事，却費多大氣力，走多少冤枉路。話雖如此，今日之我們，却有不同於昔日之我們。不說這就是絕對之真理，而說無論甚麼事都是相對。不說越古越好，而說愈新愈好。不說應當崇拜古人，而說要崇拜未來之人。不說人類可有純全理智之生活，而說人類行為，大部分皆為感情衝動所支配。不說理性可以駕使感情，而說感情能夠支配理性。

最可注意者，尤其是犯罪學家之議論，認爲人類之犯罪，多爲生理與環境所造成，甚至否認心理之犯罪。他們說，有某一瓦匠，平素工作，非常勤懇，爲人亦極真實，生活至爲儉樸，完全是一安分守己之好瓦匠。後以偶然之關係，由屋上摔下來，腦部受傷，病好後，行動大改。好吃懶做，盜竊凶殺，飲酒賭博，舉凡一切之壞事，無不爲者。由此犯罪，而由犯罪學者之研究，認其腦中有刺，於是再施醫學上之精微手術，二次剖腦，果然發見其中有刺。及將此刺取出，再行治好後，其人之行動又大改，恢復從前安分勤懇之狀態。因爲此種之證明，遂斷定人類犯罪，與其說是由於心理，不如說是由於生理。而近代唯物哲學，就說一切社會現象，都有必然性，都爲一種因果律所束縛，否認人類意志是自由。認爲從前哲學家，主張意志是自由者，都是不知道意志以外之原因。因不具果便不能實現。從最小之亞米巴，到天體，太陽系之運行，都有一定規律，都可用數學算出來。而認那般哲學家，把人抬高高的，如同天神一般，主張有超人之見解，都是錯悞。不但錯悞，

而且可笑。

總而言之，無論他們怎麼樣講，自我看來，今日我們所以有許多痛苦，全因有三種錯悞，所謂三種錯悞，實是一種很大錯悞，由淺而深之三層。換句話說，就是對於社會科學之對象，人羣，沒有正確之認識。簡直說來，就是我們人類知識還很幼稚，乃至對於自身生活之環境『人世之謎』，還沒有透澈之瞭解，還不能打破，舉凡社會，國家，世界等各部分之現象，自令人看來都成爲一種絕大而不可思議之謎，都還沒有根本打破。

先說社會，當法國革命時，同時有四種人在那裏拚命活動。一是皇帝和貴族，二是教皇和僧侶。三乃資產階級，四爲無產之羣衆。各人都有一部分之勢力，彼此間利害並不完全一致，法國革命之所以熱鬧，成爲歷史上，最熱烈劇情之一幕，就因其有如是之複雜。再比方今日之中國，也同時有四種人活動。一是外國資本家，真正之帝國主義者，二是中國武人，已經當權之階級，三乃政客與一般握有資產者，四爲投身社會運動之智識階級與大多數

之無產羣衆。因爲有這般複雜，所以今日正在開演之戲劇也是非常熱鬧，究竟是喜劇還是悲劇，且待閉幕。再具體點，試看街上輪轉不斷之車子，有二十世紀福特大王之汽車，有中古傳下來之騾車，有十八十九世紀之人力車。每至通衢，總是阻塞，此無他，各車組織不同，時代不同，輪軌不一。再好比武昌之與漢口，上海之與南京。像武昌城堡之用意，建築之方法，城門之樣式，都是封建制度傳下來之遺物，而漢口街道之布置，房屋之樣式，又完全是十九世以來殖民化之結果。一方面有近時代之警察，一方面有舊日之更夫，一方面有消防隊，一方面有太平水缸，一方面有帝國主義者之無畏艦，一方面有古代之士砲木船。由此種縱橫兩面合攏之結果，乃成今日光怪陸離之社會，而這社會由此便成莫大的，不可思議之『謎』了。

其次國家，由近代歷史派剖解之結果，本來毫不稀奇，然在古代中國就把皇帝同國家混而爲一，以爲有國家就當有皇帝，『天無二日，民無二王』。在歐洲就說國家是神底意志所創造，國家之存在，是爲神意之必要而存在。

於是國家也成莫大之謎。舊謎雖然打破，新謎跟着發生。

此外又如世界，當中英戰爭未發生之時，有江蘇某巡撫，具奏清庭，請製多少木船，滿載石子，將黃浦江口堵塞，於是外艦不能進口，而『洋』患就可免除。清庭交軍機處核議，有某大臣參劾，說某巡撫之意見如果採納，則長江水患頓生，江水不能入海，必至汎濫橫流。清庭嘉其意遂申斥某巡撫。諸位試想，此時清庭上下之國際觀念，不但是謎，並且還是夢中之夢。及至大失敗以後，一見外國兵艦，濃煙騰天，腦海中就起了不可思議之幻想，竟成個大謎，不知道具有何等威力。

又好比宗教，在法國勃利當尼之海岸，大西洋暴風甚烈，所以此地漁人爲全歐洲最篤信宗教者。海邊全是廟宇，越是危險地方，廟宇越多，每個海角之上，必有神廟，漁人將要下海時，就同他妻子到神前禱告。平安回來之後，便大喝酒，算是酬神。又如中國，凡是風景絕好的地方，總有大廟，高殿巍峨，香煙渺渺，把個偶像，粧飾得金壁輝煌，彷彿有無限之威嚴。每逢

久旱，就抬出求雨，雨不下，求不止。其實下雨與求神有什麼關係，不過是『宗教之謎』罷了。

凡此等等，皆不過是舉出淺近之例子，舉凡『世界之謎』，『國家之謎』，『社會之謎』，『宗教之謎』乃至其他所有『……之謎』，皆爲『人世之謎』。今日人類乃至幾千百年來之人類，所有種種痛苦，皆因沒有根本打破此種謎，且不覺悟打破此種謎。雖或偶然間，打破一層，第二層便跟着發生。層層相因，仍舊是個大『謎』。拜一神教之基督徒恥笑佛教徒，說他是拜多神，而佛教徒又恥笑野蠻人，說他拜生殖器，拜火，拜蛇爲幼稚，其實皆不過一邱之貉，都在謎中，不在謎外。至其所以不能打破此『人世之謎』，原因有三。

第一就是不能認識自身能力。每受外界武力，金錢之壓迫，其自身之能力遂受抑制，由此種免強抑制，而成爲自然狀態，而彷彿石沉大海，於是對於當時之非理的制度，非理的組織和信條，皆予承認，而不懷疑，不問他個『爲甚麼？』。比如奴隸制度時代，奴隸之於主人，本由強權之壓制，終竟變

爲心悅誠服之服從，對其主人之行動，每每驚爲天神，莫明个中之謎。這就是對其自身之能力完全隱晦，遂似消失，實則並未消失，特其自身，已無勇氣，予以認識。所以懷疑之勇氣乃一切革命之最初基礎，而凡屬革命之行動皆爲被壓者能夠認識自身之能力，不爲外部壓力所隱蔽，由其自身能力之發揚，提高，以與外部之壓力鬭爭，抗拒，遂成爲烘烘烈烈之革命運動。所以懷疑之勇氣乃一切革命之母。

第二便爲籠統之理論。每逢社會組織發生大權，行到不能行之時，總有一般人提出解決方法。或是對於當時社會總辨護，將此種困難原因，歸咎於運命，歸結於神意，於是便以溫情和慈善之方法救濟。其次或是總非難，厭世嫉俗，山林隱逸之哲學大都由此發生。再不然就是空想，如世外桃源之議論。推原其故，就在沒有細心分析，把當時社會情形看清楚，專拿籠統不分圖圖吞棗之話來高談闊論。簡直可以說，不根據事實提出意見，却根據其神經激刺而提出幻想，像這等人，比起心悅誠服，沒有懷疑之勇氣者，略高一

籌，然一樣不覺悟，不知道有人世之謎，更無從打破那人世之謎。

第三乃是懦夫之醜態，把應當怎樣，同是怎樣，混成一氣。比方說階級鬥爭議論不應有，因為階級鬥爭是非常痛苦；却不知實際上之痛苦，決不能陰消，除非和盤托出，條分縷析，方有解決辦法，方可解除痛苦。這就好像解心術，當一個人發生精神病後，決不是天天看戲觀花，或是吃藥補體所能治好，必得尋出神經因刺激而受病之原由，以此治病，病方能好。不看清事實，而糊裡糊塗提出辦法，是愚人；怕問明病根而提出妥協溫情之意見是懦夫。像我這推求階級鬥爭原理之意見，決不是無事生風，增加痛苦，而是問明病由，解除痛苦。

因此第一個觀念應注意者，乃是『變』Variation之觀念，自從哥白尼提出地動之意見後，當時之法官，硬下宣告，說是荒謬絕倫，有背聖經，而地動之真理並不因此消沒。自從達爾文提出種變之意見後，一般聖徒也是拚命攻擊，而人與猿是共祖先之真理並不因此失其存在。自從馬克思提出歷史進化

觀念，經濟必然論後，反對者，叫罵者更進了，而馬克思主義之真價與時俱增，愈非難，愈顯著。足證『變』底觀念，在人世之權威是非常重大。我們所住之房屋，所用之器具，以及寫字之書棹，站立之地皮，都是時時刻刻在變化之中，乃至生理上之單細胞和複細胞，心理上之意識流，都是時時刻刻向那無盡窮之境地變化。由此變化觀念，給我們以很大之教訓，就是現存之制度，都不過多少年來，無數變化之暫時結果，而因為從最小之質點，到天體之運行都是常變，所以此種暫時之結果，現存之制度，儘管組織如何堅固，爲特殊階級如何謀利益，終久還是要變。

第二就是孔德動的社會學之觀念。自孔德因其直觀之天才，創造此種新科學，社會學後，人類社會底自然歷史，就有新而可靠之實證方法，觀察種種不可思議之現象。而由此種純粹客觀之寫實方法，解剖社會有機體所得之成績，貢獻於人世改革，及近代各種科學之處，實在非常偉大。所以孔德在近世科學界之地位和達爾文，馬克思相差不遠。孔德不但發明社會學，告訴

我們如何研究人類社會，並且告訴我們以研究人類社會之分析的科學方法。研究社會組織各問題，例如個人與個人之關係，個人與制度之關係，制度與制度之關係，等等平面之描寫，他便叫做社會學靜止之一方面，蓋假定其爲靜止者。然而人類社會最緊要之問題，最值得研究，而研究之結果，最足以使人類社會發生大影響，還是社會學動的方面。例如社會之起源，社會聯結之變遷，社會興盛衰敗之原因，乃至家庭，宗教，國家，世界，產業以及其他等等變化之由來，社會演進之動力，演進中之狀態，革命和暴動，都是社會學動的方面之重大問題。

總而言之，如同醫生一般，以變化之眼光，解剖人體之手術，研究已往今來，各色各樣之人體構造，而瞭解其常態與變態所以起仆之原由，便成爲醫理。現在我作這部書也是如此，要用醫學上解剖之觀念，和達爾文，馬克思，所明示我們之歷史的，演化的觀念，換句話說，就是孔德所謂實証的，動的社會學之觀念，分解社會之演化，及其構造變遷之情形，以及因此發生

社會分裂，鬥爭，進步之道理，而建立階級鬥爭之哲學，說明革命之科學意義，合宜之方法，理論之真價，打破一切『人世之謎』。

在資本論初版，馬克思自叙時便道，『價值底形狀，及其發達後成爲金錢之形狀，本很粗淺，並且單純。但我們人類雖經兩千餘年來之搜索，還不能得其底細，反轉來關於別種還要複雜之事物，其考求底結果，雖不中亦不遠。這個原因在那裏，如同有機體一般，要想明白他底個體是很容易，要想明白各個體所組成之細胞，那就很難。像我這分析經濟形狀，甚麼顯微鏡底觀察，分化底試驗，都不能用，全憑一點抽象之辨考力罷了。在今日社會，勞動底商品狀態，商品底價值狀態，都可算是經濟之細胞，一般淺薄學者，以爲這種觀察，就是非常精透，也是無益，其實是不明白有條理解剖之重要。』

由此一段話，可知（一）有條理解剖之重要，（二）社會學家之困難，（三）社會謎之幕障是層層疊疊，把所有之人類都籠罩其中，要想打破，乃極艱

深，極緊要，而又極偉大之事業。簡單說來，我這部書底主要方法，就是解剖，主要目的，就是打破人世之謎。舉凡社會結構之變遷，革命之歷程，進化與革命之關係，國家與世界之夢謎，一一分析，從初民之狀況，到今後未來社會之趨勢，都加以事實之說明，而歸根於階級鬥爭之動力。所以其出發點，完全是『動的社會學』“Dynamic Sociology”之見地。

當此全世界大破壞，大建設之時，隨處皆有三四種階級不同之人物，拚命活動，『鬥爭』，『鬥爭』之聲，隨時聽見。我就平心靜氣，把自家當作戰場局外之一員，討論此過渡之難關，爲免除無謂的悞會起見，不引時下之事實作例證，也是希望反對階級鬥爭的亦能平心靜氣，多種善因。

只是階級鬥爭雖屬社會分裂之表現，但非絕對的壞現象，也可算是好現象。因爲階級鬥爭乃很謹嚴，而又有組織之人羣解放運動。凡屬發生階級鬥爭之時，都是人羣解放之時。所謂『解放』，本來就是被壓迫之階級要求除去壓迫之枷鎖，脫離其桎梏，對於當權者提出抗議，實行鬥爭。因此階級鬥爭

之意味，不但推翻舊社會，並且還要建設新社會。當一種文明發生衰落，社會發生頹敗之時，若無階級鬥爭，則此社會必遭滅亡，而無賡續之『生長』。

新社會皆由舊社會中孕育出來，階級鬥爭就是孕育中之歷程，細胞發展到一定階段，就自其個體之中央分裂爲二。那麼現在我要提出之第三個觀念，就是階級鬥爭包含了解放之意義。急進派應當遵守他，不至流於雜亂無章之犧牲，保守派應歡迎他，不至使社會文明滅亡。社會乃連續不斷，常在變中之個體，保守派老要維持現狀，是錯悞；空想派老要掃除一切舊的，使連續之個體一旦中斷，也是錯悞。在適當中，唯一盼望就是階級鬥爭。階級鬥爭不但被壓迫者之解放呼聲，而且是由舊文明產生新文明之過程。今日二十世紀之文明，已到垂老之時候，自然中國也包括在內，新興的文明能否繼續產生，就看今日之階級鬥爭運動能否走入正軌，能否達到目的。所以今日之時機，乃最緊急之時機。當我草此書時，心中一方面抱了無限之隱憂，他方面却懷了無窮之熱望。

須知凡主張階級鬥爭者，決不是抱着偏狹之見地，爲一部分人謀私利，而是站在人羣解放之立腳點上，救濟社會之衰敗，謀新文明之產生。所以若有人把階級鬥爭看作復仇主義，是大錯悞。階級鬥爭乃從舊社會到新社會之慈航，雖似報復，實非復仇，乃社會進化中之回環逆行律，其實際之精神，與復仇觀念大相懸殊。因爲新舊交替，乃最危險之社會歷程，改舊布新乃至複雜，至艱深之事業，是以在制度上，除必須改革者外，可以不破壞者，不必破壞，在人的方面，除鎮壓反革命之手段須因時制宜外，過分舉措，大可不必。總之革命之科學意義，並不是要把社會中斷，要掃除一切，這就是階級鬥爭在社會發展上所明示我們，而願大家予以深切之領會。

照此看來，革命之本身，規則與不規則之手段問題，和革命之對象，推翻舊的，建設新的之問題，乃本書所討論之兩大關鍵。最後於新時代之社會傾向及政治組織之基本理論，亦曾簡要論及。我底意思不但要把已存在的，同過去的比較，並且要把新發生的，未來的，同已存在的比較。而是一方面

使大家從過去的比較和未來的比較中，瞭解今日我們自家之狀況，打破一切現在之謎，他方面并且於瞭解未來社會的新傾向，過去歷史的痕跡中，去知道現在我們底革命工作，應當如何進行，纔算是不走冤枉路，纔算是對症下藥。